

上难欺

宦海沉浮，
冥冥之中的天意。

蒋世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上 天 难 欺

蒋世杰 著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天难欺 / 蒋世杰著. —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10.10

ISBN 978-7-5104-1314-8

I. ①上…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1636 号

上天难欺

作 者: 蒋世杰

责任编辑: 连 慧

封面设计: 天行健设计

版式设计: 韩东坡

责任印制: 李一鸣 秦光中

出版发行: 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4 号(100037)

发行部: (010)6899 5968 (010)6899 8733(传真)

总编室: (010)6899 5424 (010)6832 6679(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 北京密云红光印装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710 × 1020 1/16

字数: 280 千字 印张: 16.5

版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1314-8

定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 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6899 8638

目 录

1. 秘书杂记：暴力事件 / 001
2. 调查笔记：进驻乌西 / 006
3. 调查笔记：诸葛大爷 / 010
4. 调查笔记：小康墙的背后 / 013
5. 调查笔记：时来运转 / 019
6. 作者手记：初出茅庐 / 023
7. 作者手记：十字路口 / 028
8. 作者手记：深入群众 / 033
9. 作者手记：初试牛刀 / 038
10. 作者手记：趁热打铁 / 043
11. 秘书杂记：言论与笑话 / 047
12. 调查笔记：秘密使命 / 053
13. 审讯笔记：突破口 / 059
14. 审讯笔记：葫芦茶馆 / 064
15. 作者手记：预防针 / 069
16. 作者手记：春风得意 / 073
17. 作者手记：深谋远虑 / 078
18. 审讯笔记：狐狸尾巴 / 083
19. 秘书杂记：夜话怡香斋 / 088
20. 秘书杂记：跟踪“主母” / 092
21. 作者手记：求学归来 / 097
22. 作者手记：婚姻危机 / 102

23. 作者手记：心理防线一旦失守…… / 107
24. 作者手记：婚姻抉择 / 111
25. 作者手记：机不可失 / 116
26. 作者手记：节外生枝 / 121
27. 审讯笔记：攻防 / 127
28. 审讯笔记：正面交锋 / 133
29. 审讯笔记：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 / 139
30. 作者手记：空降芜泯 / 144
31. 作者手记：规划之争 / 149
32. 作者手记：亦仙亦佛亦俗，或酒或茶或淫 / 155
33. 作者手记：造势 / 159
34. 作者手记：女人的逻辑 / 163
35. 作者手记：无题 / 169
36. 审讯笔记：公告之后 / 173
37. 秘书杂记：临危受命 / 178
38. 秘书杂记：夜宿葫芦村 / 183
39. 作者手记：告别“县令” / 188
40. 作者手记：潜在对手 / 192
41. 采访日志：竞选落马 / 196
42. 采访日志：加官晋爵之后 / 201
43. 采访日志：葫芦花月夜 / 206
44. 秘书杂记：长官意志 / 212
45. 秘书杂记：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 218
46. 护士日记：特殊病人 / 223
47. 护士日记：夜幕下的别墅区 / 228
48. 护士日记：哦，原来官就是这么当的 / 233
49. 秘书杂记：凶兆 / 238
50. 审讯笔记：大肚窝赃 / 243
51. 采访日志：万人送别专案组 / 249
52. 采访日志：迟来的忏悔 / 255



1. 秘书杂记：暴力事件

上班不久，忽听得楼外吵吵嚷嚷，一片嘈杂声不绝于耳。我（倪布然）走到窗前向外望去，只见大门口聚集着一千人，被保安挡在大门外，正在和信访办的同志们争执着什么。人群中打出一条横幅，仔细一看，横幅上写着：我们要种地，我们要吃饭。看来，城关区的说服劝解工作没有见效，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我转身拨了信访办邱主任的手机，一问情况，果然是葫芦村的群众集体上访来了。邱主任说，他们要求面见宦书记，见不到宦书记，他们坚决不走。我问邱主任要不要告诉宦书记。邱主任说了几句模棱两可的话，便挂了电话。我知道，这时的邱主任左右为难：告诉宦书记吧，宦书记会说他这么点小事也报告书记，要他这个信访办主任干什么；不报告吧，倘若处理不当，事态扩大，书记又要说他这么大的事，当初为什么不报告。

我放下电话，坐下来，处理了几份文件。外面的吵闹声越来越大，我放下手头的工作，再次走到窗前，打开窗户向外看去。上访的人增加了不少，被保安组成的“防火墙”阻隔在大门之外，与保安们对峙着。我想，如果书记再不出面，事态有可能扩大，就硬着头皮去向市委书记宦海淳报告。进了书记室的门，宦海淳正在拿着话筒说话：“他们要对话？要对话可以，让他们选出代表，安排到信访办和他们的代表谈谈。什么？他们是自发的，选不出代表？我说我的邱主任，你连起码的常识都不懂，三人以上集体行动，必有组织领导，何况这么多人，怎么会选不出代表？”

我一听，心里咯噔一下，心想宦海淳说的也许有理，但他们不是选不出代表，是怕供出挑头的，有“木秀于林”之虞呀！宦海淳放下电话，怏怏不乐地对我说：“小倪，你先下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我说了声“是”，就走下楼去。

和邱主任接上头，大概了解了一下情况。邱主任说，他把宦海淳要选代表



的意思和上访人员说了,可他们执意要见书记,不见书记什么都免谈。我只好与信访办的同志一起耐心地和他们周旋。上访的群众大声地质问我:“宦书记为什么不来见我们?他为什么这么怕我们?我们就是老虎,他手里不是有打虎的家伙吗,他怕什么呢?”

我又讲了一遍宦书记要求他们选代表的话,人群像炸开了锅,“我们人人都是代表,除了我们本人,谁也代表不了我们。”

大院内外,上访群众和市委工作人员就这样对峙着,上访的人数在不断地增加。他们高喊口号,吸引着过路的人加入到围观的人群中。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已由市委大门前的空地向上路上延伸,严重地影响到正常的交通秩序。我向邱主任打声招呼,上楼去向宦海淳报告。我说:“宦书记,上访的人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局面一旦失控,后果不堪设想。他们一直要求见您,您还是下去见见他们吧!”

宦海淳望着我,想了想说:“有那么严重吗?”

“我说的是实话,宦书记。”我急忙说。

他白了我一眼,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一个号码。电话通了以后,他说到:“嗯,是我,下面有一些上访的群众,都是些老上访户了,你去处理一下。”

我听得出来,听电话的是一位姓白的副市长。我知道,市长齐思民因公出差,就是他在,除了宦海淳,谁也处理不了这些上访户的问题,叫这位副市长去“处理”一下,说得好听一些,是让他做做劝说工作,劝走上访户了事;说得难听一些,就是糊弄糊弄上访人员,能劝劝走,劝不走就和他们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呀!我瞅一眼宦海淳,怎么也不明白,这么精明能干、多谋善断的人物,怎么在这件事情上这么固执己见、不肯屈驾去见见自己的臣民?如果真有什么难言之苦,给群众讲清楚说明白,群众也是会谅解的嘛!他见我呆在那儿发愣,就没好气地对我说:“还愣着干什么,去给白市长帮把手,做做他们的工作,让他们早点离开这里。”

我说了一声“是”,再次走下楼去。我注意到,上访的人和围观的人还在不断地增加,不满情绪在不断地高涨,局面随时可能失控,酿成大祸。我再次想去宦海淳那儿,力劝他出面,平息群众的怒火。但一想到他的那副脸色,想到他对这件事的态度,就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大院外边的群众,喊着口号往里拥挤,里面的保安全力阻止,不让群众进



来。肢体冲突一触即发。我拿出手机想给宦海淳打个电话,说说楼下的形势,这时白副市长、政法委鲁书记赶到了现场。白副市长看到这样的局面,从一位保安的手中接过喊话器,看看周围有没有可以站得高一点的支撑物,有人就从信访室搬了把椅子放在白副市长的面前。白副市长站到椅子上,对着喊话器喊道:“乡亲们,我完全理解大家的心情,但我不赞成这种诉求方式。大家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反映你们的诉求,我们会认真对待你们反映的问题,对你们提出的合理诉求,给予妥善的解决。现在已经到吃午饭的时候了,请大家回家去,吃饱肚子再……”

“我们要见宦海淳,请宦海淳下来!”群众的呼喊声打断了白副市长的话。白副市长的声音淹没在群众的呼喊声中,显得那么苍白无力。他跳下椅子,一时没了主意。

我看看表,已经到中午。市委大院里的职工,陆续从各楼里走出来,看到大门口的情景,都绕到后面,从后门里走了。我想,在这种情况下,宦海淳可能就不回家了。如果不回,我得问问人家,午饭吃点什么,我得给人家送到楼上。于是我向楼上走去,刚到书记室的门口,宦海淳正往外走。我问:“宦书记您要见他们?”

他反问我:“白副市长和鲁书记到现场没有?”

我说:“都到了,这会儿正在做劝解群众的工作呢。”

“有他俩就行了,我们回家。”

我望着他,感到实在太离谱,就小声对他说:“宦书记,您看这是不是有点不妥?”

他眨眨眼,不快地说:“有什么不妥?”说着自己往楼下走去,我也只好跟着他往下走。我毕竟只是他的秘书,跟随并服从他是我的职责。在这点上,我只能谨慎地提出我的建议,他要不采纳,我只有服从他,别无选择。这是由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决定的,其中没有道理可讲。

宦海淳透过大院中心花园的树荫,向大门口看了一眼,就上了车。我也只好坐上去,让司机开车绕过主楼,穿过后院,从大院后门出去,直接去了他的家。

送走宦海淳,我惦记着上访的事,没有回家,在一家小饭馆门口下了车,进去吃了一碗面,出来在一个烧饼摊上买了一些饼子什么的,就打的从后门



进入市委大院。这时，上访群众和里面的干部、保安在继续对峙。围观的人越来越多。白副市长拿着喊话器继续喊话，他的嗓子都喊哑了。要不是他在这里这样喊着，还不知道形势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在他停下来歇口气的空儿里，我上前叫过他，要他吃点儿饼子再喊。他看一眼我手里提着的塑料袋，说：“小倪呀，你看这个形势，一刻都不能松懈，稍一松懈，就有可能失控。”他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问道：“宦书记呢？”

我说他回家了。

“他说没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没有。他“哦”了一声，就接着向群众喊话，用好言好语安抚人心。我把饼子送到信访室，让那些暂时歇下来的干部和保安人员吃几口，压压饥。

对峙持续到下午五六点钟，上访的人数增加到五六百人，围观的群众则可能有两三千人。我预感到，这个事件不可能和平收场。我也顾不得批评不批评的，就给宦海淳打了电话，我对他说：“宦书记，如果您再不出面，恐怕会演变成一场动乱。”

没想到他冷冷地说：“我已经让鲁书记做安排了。”

也就是说，他已经预料到上访群众可能会采取过激行动，让政法委书记安排警力了。果然，市委大院陆续有公安人员和武装警察进入，他们一部分被部署到主楼门口和重点部位，以防万一。另一部分则被安排到大门口，和保安人员一起维持这里的秩序。

上访人员见到武警，形势急转直下，他们喊着口号，与保安和武警发生了肢体冲突。现场秩序大乱。石头、砖块、酒瓶，甚至还有点燃的鞭炮，纷纷向大院内飞了进来。围观的人群也潮水般向大门口涌来。前面的人乘机突破由武警和保安组成的防线，向市委主楼冲去。

坏了，我想，上访人员和围观的群众中有一些不良分子，他们会利用群体性事件进行暴力活动。果然不出所料，有个别人在冲击武警的同时，手持砖头、酒瓶和木棍，疯狂地向停放在大院里的汽车、摩托车和自行车砸去。还有一些人，吆喝着冲破主楼防线，冲上主楼。不一会儿，里面传来窗玻璃被打碎的声音和霹霹啪啪的打砸声。我想，楼里已经发生了打砸抢暴力事件。

增援的武警和公安人员陆续赶到，重兵把守主楼楼口，只许出，不许进。

因此,我就被挡在主楼以外,进不了楼。不知这时的宦海淳在做什么呢?

过了一会儿,主楼上的闹事者被公安和武警清理出来,并抓了一些带头的人,押进了警车。从主楼清理出来的人汇入人流中。两三千名群众在别人的扇动和蛊惑下,手持木棍、铁锹、石头和砖块,攻击公安人员和武警。公安人员和武警手拿盾牌,护着自身,没有反击。白副市长没有放弃继续向群众喊话,鲁书记指挥着公安人员和武警战士,尽全力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少数闹事者因见主楼被警察控制,就裹胁群众向后院冲去。一路上,他们砸毁了许多车辆,个别人还点着砸坏的车辆。顿时,市委大院浓烟滚滚,一派萧杀。

群众冲破一道道防线,分别进入后院里的几栋小楼。不一会儿,那些小楼里传来了噼里啪啦的打砸声,有些窗户里还冒出浓烟。

我尽量挤到白副市长和鲁书记的身边,鲁书记拿着手机在和外面通话。我听他在电话中说:“好的,好的,明白了。”合上手机,鲁书记说,宦海淳已经指示公安局长下达了强行驱散人群的命令。不久,公安干警冲进闹事现场,开始抓捕带头闹事的人,强行驱散人群。增援的民警和武警分批到达这里,他们重新组织力量,一部分警力组成几道封锁线,严防死守。另一部分警力从里往外劝解、驱散人群,人群通过一道道封锁线,向大门外聚集。这时,几辆消防车也奉命开进市委大院,开始灭火。此时,警笛声、呼喊声、工作人员和警察的劝导声,以及楼内传出的噼里啪啦的爆裂声混合在一起,响彻乌酉市的上空。

过了几个小时,带头闹事的人被抓了起来,经全体工作人员和民警的全力劝解、驱离工作,里面的人逐渐减少了,最后全部被驱逐出市委大院。警力被集中部署在大门口、主楼和几个重要部位,防止他们再度冲进大院。事态得到初步控制以后,鲁书记继续留在现场指挥,我跟着白副市长上楼去向宦海淳汇报情况,看他怎么收场。



2. 调查笔记：进驻乌西

一大早，我（沈吉卫）被紧急调往省委临时组建的一个工作组。到了集合地点，我才知道，乌西市发生了严重的暴力事件。省委、省政府接到乌西市的加急电报后，连夜组成一个工作组（称之为“省委工作组”）。此时所抽调的人马都已到位，由省长亲自带队，赶赴乌西市。

到了市委大门口，那里的“战场”尚未来得及打扫，大门口乃至临近大门的大街上，到处是石头、砖头，还有破碎了的酒瓶和燃放过的鞭炮灰屑，看上去一片狼藉。前来迎接我们（严格讲是迎接省长）的市委书记宦海淳一脸尴尬，完全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一方诸侯的派头。我大体上还是了解这个人的：如果是平日，他早就在二十公里之外去迎接省长了，说不上这会儿在大门口铺上了大红地毯，敲锣打鼓地搞什么欢迎省长的仪式呢！

进了大院，院内更加不堪入目，除了石头之类，还有散乱的文件、被砸毁和烧毁的车辆，散发着呛人的烟味。大楼已经千疮百孔，不忍目睹。

我们直接进了三楼会议室，省长要听取汇报。宦海淳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事件发生的过程，最后他总结性地说：“这次恶性群体性上访事件，被少数坏人所利用。这些人蛊惑、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冲击市委机关，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进而演变成打砸抢违法犯罪案件，其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他扫视了一眼省委工作组的人员，话锋一转做起了自我批评：“乌西市发生这样的事件，我这个市委书记是负有一定的责任的。首先，在工作中注重了经济建设，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教育，特别是政治思想工作抓得不紧，做得不够，导致广大人民群众法制观念淡漠，极端个人主义思想膨胀，最终酿成一次严重的违法犯罪案件。其次，……”

“好了，不扯那么远了。”省长打断了宦海淳的话，“责任问题以后再谈，眼



下最要紧的是消除群众的怨气,平息事态,恢复社会秩序,搞清楚事件的来龙去脉,查清楚原因,切实解决上访群众要求我们解决的问题。”

宦海淳点点头,忙说:“请省长指示,我们按省长的指示办。”

省长瞅宦海淳一眼:“没有那么多指示,我想我们还是和这些上访的群众见见面,谈一谈,了解一下他们到底有什么问题。至于采取什么形式,我看就采取座谈会的形式。市上和区上的同志安排一下,我们马上开始工作。”

座谈会的地点就在信访办的会议室里。市里和区里的干部在上访人员中选出二十几名代表,请到会议室。省长站起身,迎上去,和他们一一握手,并询问他们在事件中受伤了没有,他们的亲人中有没有受伤的,如果有,应该早点就医,不要耽误了。那些代表本来窝着一肚子的火,抱着和省长吵架的打算来这儿的,不料省长待人和蔼可亲。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何况他是省长。

“请坐,请坐,大家坐下来。”省长说,“今天请大家来,一是看看大家,二是想听听大家的心声,希望你们说实话,说掏心窝子的话。哪怕是骂娘,骂你们的市长、市委书记都行,骂我也可以。但就是不要说假话,说套话。你们看,行不行?”

省长的话打消了代表的顾虑,有一名中年男子欠了欠身,干咳了一声,带头说起话来。他说:“有省长这话,我们心里觉得热乎乎的,就是想说说几句气话,也张不开口了。要是宦书记也能这样,我们何苦要闹这场事,坏我们乌西市老百姓的名声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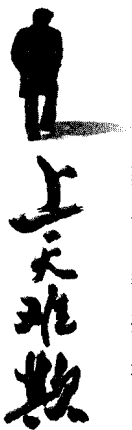
省长望着这中年男人频频点头,我则在他停顿的那一刻问他:“您能告诉我您叫什么名字么?”

中年男人看看我,又看看省长。省长笑笑,对我说:“沈吉卫同志,人家不愿意,你就别问了嘛!”

那男人像受到鼓励似的,憨厚地笑笑,冲我说:“这有啥不愿意的,我叫赵大依。”

省长冲他点点头,我则赞赏地说声谢谢。这位名叫赵大依的上访者简单地讲了讲事件发生的起因和他们的真实想法。接着,二十几名代表,你一言他一语,向省长反映了他们对征地拆迁工作的看法和意见。最后对信访事件被坏人利用,冲击市委机关的事进行了反省和自责。

座谈会整整开了一个下午。会议结束之前,省长向代表们做出承诺:对大



家反映的问题认真地进行调查研究,侵害了群众的利益,我负责向大家赔偿;大家提出的合理的建议,我们一定采纳。最后他说:“我将在乌西待上几天,大家有什么事,直接来找我谈。省委工作组要在乌西驻下来工作一段时间,直到把你们反映的问题解决为止。你们有什么说的,找他们说也可以。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呀?”

代表们相视一眼,一起鼓起掌来。

省长送走代表以后,对与会的省市区各级干部说:“乌西市这次群体性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绝不是偶然的!也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什么放松了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些都是托辞,都没有看到问题的根本。”省长稍顿了一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看,这次事件是干群矛盾、政群矛盾长期积累的总爆发。”他扫了一眼大家,“在我们的工作中,特别是在征地拆迁、资源开发、项目建设和利益分配这些敏感的、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工作中,侵犯了群众利益。在处理一些矛盾纠纷的过程中,我们的有些干部作风粗暴,工作方法简单。有些地方甚至随意动用警力,引起老百姓的极大不满。比如,这次事件中,群众一直要求与市里的主要领导见面,而我们的主要领导到事件结束时都没有和群众见面。”省长提高了声音,“我们都是人民的公仆,我就不明白,我们的有些领导干部,为什么那么怕见人民!”

我看了一眼宦海淳,省长后面的这几句话明显是针对他说的。宦海淳眯了眯眼睛,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省长缓和了一下语气,接着说:“同志们,我们的老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民间有种说法,民不跟官斗。不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们是不会铤而走险,用极端的方式向政府提出他们的诉求的。刚才你们都看到了,我们的态度好了一些,他们受到了一点礼遇,得到了一点尊重,就把什么都想开了。这样的群众,世界上哪里还有啊?”省长顿了一下,语重心长地说:“因此,我们一定要把他们的事情办好,不能有任何马虎。怎么做呢,还是老办法,首先要搞好调查研究,把底子摸清楚,把群众的思想脉搏掌握好,之后再对症下药,拿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所以,我建议市里抓紧抽调机关干部,走出机关,深入基层,开展工作。省委工作组和市里的干部混和编组,和市里的同志一块儿下去。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如果没有不同意见,就抓紧时间,尽快行动。”大家表示没有不同意见,座谈会到此结束。

根据省长的安排部署,市委、市政府连夜开会,研究出了一个方案。方



案拟定,市里抽调上千名干部,组成若干个工作组,于近日分赴城关区的各个乡镇村社,深入家家户户开展工作。省委工作组,除留一部分人驻在市里,对本次事件的前因后果和发生、发展过程进行细致的调查研究外,其他人员分别编入市里的工作组,跟随市工作组进村入户,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被指定为省委工作组的副组长,协助组长工作,在组长不在乌西的情况下,负责工作组的全面工作。我决定跟随进村入户的一个工作组,到农村去了解情况。

下乡前,我在市委楼上见到了宦海淳的秘书倪布然。我俩是熟人,见了面总是要说几句话的。寒暄了几句,他邀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听说,他在事发当天一直在现场,对事件的整个过程了解得比较清楚,就随他去了他的办公室。

“这事弄的。”倪布然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好像事情是他惹起来似的。

“哎,倪秘书,你们这宦书记,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有点奇怪。”我说。

“我也觉得。”他说。

“你说,在全省的书记、市长中,谁不知道这宦书记政治敏感性最强,最会观风测向,对政治事件的反应也最为灵敏,行动也往往是雷厉风行的。可这次怎么如此迟钝,连见一下上访人员都懒得要命?应该说,这不是他的做事风格呀!”

倪布然半天不说话,沉默了一阵子,他慢悠悠地说:“说句对领导不敬的话,对于宦书记,实在是有很多的议论。有人说他很有魄力,办事雷厉风行,说一不二;也有人说他好大喜功,言过其实,弄虚作假,欺上瞒下;有人说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还有人说他官味十足,独断专行,我行我素。总之,有人说他好,有人说他坏,也有人说他不好不坏,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我笑笑说:“我也听说过,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人说他政治上特别敏感,很能把握政治风向;有人则说他是黑心政客,玩弄权术,无所不用其极。不知你听没听说过这样的话。”

“我是他的秘书,我当然不会这样说了。”说罢,他笑了笑,“你不是要随工作组下乡吗?下了乡你会听到更多的议论,你就从这些议论中去慢慢地品味他吧!”

“滑头。”我望着这位精明的小伙子,心里说。我们又说了一些下乡以后如



何如何的话,就和他告辞了。回到住处,回想着一天的所见所闻,我对宦海淳这个人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想,我会在乡下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慢慢地了解这个人的。

3. 调查笔记:诸葛大爷

我所在的工作组,被分配到郊区的一个村。这个村叫做葫芦村,位于城乡结合部,是征地矛盾较大的一个村。我们到了村上,被安排在村委会里住下来。村委会办公楼不错,是座修建起来时间不长的四层小楼。一楼二楼被租了出去,收点租费,用于村委会的开支。支书、村委会主任、副主任以及村委会办公室均在三楼、四楼上,村上其他组织用了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机动着,正好安排驻村的工作组住。

一楼经营着一家茶馆,门楣上挂着一块实木招牌,招牌上雕刻着几个大字:葫芦茶馆。看上去有点儿陈旧,但也多了几分沧桑。馆主儿是一位不算太老的老头。精神饱满,待人接物非常热情。我吃过晚饭没事可做,就溜达到茶馆里去。老者把我让到一张小圆桌上,叫一位小姑娘给我沏了壶西湖龙井,我俩边喝边聊。因为这次事件动作太大,成为市民茶余饭后谈论的焦点,所以我俩谈着谈着,就把话题扯到这个事情上。说起这个事情,自然就说到了乌西市的当家人宦海淳。提起宦海淳,老者慢慢地沉下脸来,好像触动了他的哪一根神经似的。

“老人家,莫不是你和他有什么瓜葛?”我半开玩笑地问他。

“也没什么瓜葛,同一个村子里,吃一个涝池的水长大的。”

“哦,你们是老乡!”我喜出望外。

“二十多年前我就说过,此人必大富大贵。”

“是吗?”我兴奋地说,“人家现在可不是大富大贵?你老还真有眼力!”

“但我也说过,大富大贵往前跨出半步,就必定有大灾大难。”老人深沉



地说。

“哦，有道理。”我故作深沉地说，“常言道，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嘛。又说，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致，凡事必有定数，人力不可违也。是吧，老人家！”

“他是他家的第三个孩子，前头两个，一男一女，都没有抓住，”老者没理我的茬，看我一眼，继续说，“他爹娘怕他像他前面的两个一样没了，就给他取个贱名，叫狗保子，他排行老二，大家都叫他二狗子。”老者喝一口茶，捋了捋八字胡说，“如今，谁敢小瞧他二狗子呀，巴结还巴结不过来呢！”

“说的也是。”我说着，心里嘀咕上了。据这老者的说法，宦海淳出生于一个穷苦的农民家庭，他能从强者如云的官场上混到一个省辖市的一号人物，想必有一个极不平凡的履历。于是我问老者，“听说宦书记没上过几天学，全靠自学，一步一步学上来的，那他小时候肯定是个爱学习的孩子了？”

老者呵呵呵地笑了起来，笑过之后，他说：“这人一富贵，就什么都好；人一倒霉，放个屁都砸脚后跟。”

“老人家的意思是……”

“你说谁爱学习，我都信，要说宦海淳爱学习，说给鬼鬼都不信。”老者说，“这小子倒是上过几天学，可他不是逃学就是打架斗殴，要不就上墙揭瓦，掏麻雀打兔子，惹是生非，淘气得很。”

“噢，”我不解地问，“那他是怎么进了党政机关，又一步步爬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呢？”

“天上掉下个肉馅饼，狗嘴里掉进了个油饼子，纯属偶然。”老者说，“那时候，我带着二狗子一块儿在水库工地上劳动。他年纪小，个子又矮，也就干点放放马什么的轻体力活。就是这放马的差事，使他鬼使神差般地遇上了孜胥地区的侯专员，凭着他的机灵，被侯专员带到城里。从此，这小子就飞黄腾达、大富大贵了。”

“噢，宦书记还有农村劳动的经历呀？”我说，“看来他还是位传奇式的人物呢！老人家能不能讲讲他是怎么被侯专员带到城里，又是怎么走上仕途的？”

老者刚要说点什么，那位小姑娘叫了一声：“诸葛大爷，有人找你。”老者答应一声，让我喝喝茶，他说他去去就来。说着就出去了。我这才知道，这老者被人称做诸葛大爷。我在心里琢磨，是他复姓诸葛，还是智谋过人，有人有意



比作诸葛亮,就不得而知。但称他诸葛大爷,我想是错不了的了。一是他的言谈举止确实不俗,像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型老人;二是从他的只言片语中感觉到,他也有过不平凡的经历,并且与现任的乌西市委书记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三是他对新近发生的乌西事件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可能还是某种程度的知情人。不管怎样,多和他聊聊,总归是有收获的。交这样一位忘年交,也是件很惬意的事。

我这样想着,诸葛大爷就进来了,那位姑娘也跟着他进来,把茶壶里泡残的茶叶倒掉,重新泡了一壶。然后倒掉我和诸葛大爷杯里的茶,用清水涮一涮,放在我们面前,就出去了。诸葛大爷对我笑笑说:“这壶茶算我的,不收你的钱。”

我半开玩笑地说:“陪我聊天,还白供我喝茶,那你不就赔了?”

他也笑笑说:“什么叫赔,什么叫赚?有些时候,赔就是赚,赚就是赔。不赔不赚,那还叫生意吗?人生也如此,有赔有赚,人生才完美;只赚不赔,哪有那样的事。你说的是吧?”

我一边点头一边想,这诸葛大爷说的话,不会是空洞的议论,恐怕是有所指吧。要是这样,无疑是指乌西事件的当事人宦海淳了。于是我说:“你是在为宦书记发感叹呢吧?”

他说:“也不全是。”接着他说,“你的心思总离不开这宦二狗子,那我就简单地说说他吧。他被侯专员带到桑梓县城,做起了县委的通信员,后来就转了干,入了党,再后来就升了官,他从红旗公社的副主任起家,在官场上摸爬滚打,风风火火二十多年,官越做越大,一直做到现在的乌西市委书记。我还听说,他马上又要当副省长了,不知道此事是真是假?”

我笑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话。我和宦海淳的秘书倪布然聊天时聊过,宦海淳在全省各市的书记、市长中名声较大。最近一段时间好像听说过,要提拔他当副省长呢。现在这事,说风就下雨,我想八成儿有这事。如果真是这样,在这个节骨眼上,出了这么大的事,就是有那档子事,也泡汤了吧!但转而一想,这宦海淳从一个小马倌成长为国家高级干部,纵横官场数十年,必有逢凶化吉、扭转乾坤、救个人于危亡的计谋和能量。也许,别人看来天大的事,到他那儿就小事一桩了。想到这里,我禁不住赞叹道:“了不得,真了不得,你这老乡!”